

● 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从科学走向乌托邦

——评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理论

周 金 华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周金华(1968-), 男, 湖北南漳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 要] 社会主义是马尔库塞毕生关注的最重要内容, 他的社会主义概念的重心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领域转向了内在的心理和意识领域; 在当代条件下,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乌托邦不再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同义语,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再是由乌托邦走向科学, 而是由科学走向乌托邦。但是, 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概念由于现实主体的缺位, 却最终沦为真正的乌托邦。但是,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有着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因素。

[关键词] 社会主义; 科学; 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6-0719-07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这部著作的末尾写道:“社会主义应是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人类在其中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幸福——这个目标今天仍然是抽象的”(第263页)。这句话是他对自己的社会主义(一个更美好社会)的现实性可望而不可及的困惑与反思, 因而这部书也可以看做是他的理论遗嘱。那么, 什么是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概念、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途径和主体呢? 这是本文试图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

社会主义是马尔库塞毕生关注的最重要内容, 他众多的社会批判理论著作的落脚点和归宿, 就是他所说的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自由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马尔库塞晚年在接受英国 BBC 主持人麦基采访, 谈到他自己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存在的目的时说:“但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对社会主义概念本身的关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是马克思本人, 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越来越集中于更加合理的分配等问题上, 而不再是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 至少是青年马克思所设想的, 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质上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形态的社会了。所谓质上的不同, 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主要的一点是: 在社会主义里, 生活本身就会发生根本不同的变化: 人们将协力同心地决定自己的存在一种没有恐惧(阿道尔诺语)的存在。劳动将不再是衡量财富和价值的尺度; 人将不再在被迫劳动的异化状态中消耗生命”(第60页)。这段话是马尔库塞关于社会主义内涵的一个总纲, 结合他在其他著述中有关的具体论述看, 其社会主义概念有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社会主义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经济社会主义”,而是一个消除了异化的社会。经济社会主义崇拜物质生产力,关注公平合理的分配问题。马尔库塞眼中的社会主义当然是以物质产品的丰富为前提,但他认为:物质生产力的进步似乎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并说在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工人)身上“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2](第 84 页)。因而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根源不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在追求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彻底消灭人的异化状态。

第二,社会主义作为异化状态消除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同传统“拥有”意识决裂的“新人”所组成,这种新人的首要特征是本能意识的解放、新的需要和新的感性的形成。这是社会主义的个人基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实施社会控制的强有力的手段就是借助于虚假的需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来塑造人的第二本能(天性)。当这种虚假的需要经常化并且内化进人们的意识之中,人们就会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当做常态,身处奴役之中而不自觉,甚至甘之如饴。因此,人的需要的质的变化,人的意识的根本性改变,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马尔库塞认为,要解放人的意识和需要,就必须向靠工具理性压抑人的感性丰富性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开战,建立起人类本能得到解放的新型审美文明。他利用审美(Aesthetic)一词的多意性,强调这种审美文明也就是建立在人们新感性之上的文明,是一种具有新质的生活。他把对这种文明的向往寄托在艺术王国中,这也是他把自己绝笔之作命名为《审美之维》的原因所在。

第三,马尔库塞认为,没有人的相应的理性能力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人的感性和感觉能力的解放,因此,艺术所实现的解放就象征了感性和理性从奴役状态的解放^[3](p.75)。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应该是感性变成了理性的,而理性变成了感性的。人成了身心协调的人,精神丰富而健康的人,而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条件下物质丰富、精神贫乏、身心撕裂的人。

第四,由于异化劳动的消除,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劳动组织形式。人们将合理的利用科学技术的成就,扭转它的资本主义方向,使之为人类造福,而不是为少数资本家生产利润。主张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自然不应是人类掠夺和利用的对象,而是人类共存共荣的伙伴;解放自然也就是解放人类自身。人们将不再在异化劳动中消耗自己的生命,劳动将不再是衡量财富和价值的尺度,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本身才干、潜能和能力的发挥,追求生命的完善。男人和女人们能够协力同心地生活于一个自由联合体之中,在这个联合体中人类将作为一个真正的“类存在物”而出现^[4](第 202 页)。

由此可见,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概念不再强调政治经济革命的首要性,革命的主战场由政治和经济转向了意识、本能。在马尔库塞看来,绝不是什么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和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完全可以实现的可能性;因为资本主义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不可实现的消极乌托邦;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现阶段,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已经是不合时宜了,必须对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修正;恢复社会主义作为“乌托邦”的合法性;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再是从乌托邦走向科学,而是从科学走向乌托邦。

二

为什么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科学走向乌托邦呢?马尔库塞在 1967 年所作的《乌托邦的终结》的讲演中做了具体的阐述。在他看来,今天,人类生活的世界、技术和自然环境的任何形式的改变都有可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能够将世界变成地狱;我们也有能力将世界变成天堂。既然我们有将任何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能力,传统的作为“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代名词的乌托邦就终结了。马尔库塞说:“我将指出,我们面临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走向科学”^[5](p.63)。这里他是要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具有新的可能性,要探索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定义。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旧的消极的乌托邦观念的终结,意味着新的积极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新的可能性的敞开。

传统的乌托邦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其初始的含义是某种“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变革和规划”。马尔库塞认为,人们之所以把乌托邦等同于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起源于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现实存在的主客观条件与乌托邦的规划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存的条件阻遏了乌托邦向现实的转化之路;二是乌托邦对社会未来的规划与科学地建立起来的自然规律相矛盾,因而缺乏科学合理性。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两种观点都不当。前一种观点将没有实现的社会规划归因于主客观因素的缺位,但主客观因素是历史地变化的,某种社会规划在彼时没有实现却可能在此时实现,因而某种社会规划没有能够实现至多只能被看做是“暂时”行不通。就社会主义而言,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可能性的范围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增长的。后一种观点是将超历史的自然规律用来衡量社会领域里的乌托邦规划。将这样一种适合于自然的规律不合理地套用到对社会规划的评价上,就剥掉了作为社会规划根本特征的历史性。他认为,这两种传统的乌托邦概念,都阻遏了社会主义的众多的可能性道路。而真正的乌托邦是可能性的敞开与证明。

在马尔库塞看来,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是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上,资本主义已经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即物质和精神力量。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对于这些力量进行理性的利用,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完全可以消灭贫穷和匮乏,目标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但是,由于这些技术和力量被资本主义利用,就使其成为不可能。所以他说:“一个自由社会得以实现的所有物质和精神力量已经具备,但是它们并没有被用于这个目的,原因在于现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总动员反对它自身的解放潜能,但是这种情形决不会使得激进变革的观念沦落为一个(不可能的)乌托邦”^[6](P.64)。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千方百计地阻挠和扼杀解放的任何可能性。但是只要广大人们真正认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并采取行动,这种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性。马尔库塞在稍后作的《论解放》(1968、1969年)中的思想,是与《乌托邦的终结》的思想一脉相承。其中强调的关键性的因素,就是人本身的需要的质的变革^[6](P.4)。“需要”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尤其是后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在马尔库塞那里,社会主义概念首要的一点就是意味着人的本能需要的变革。

需要的变革是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那么人们的哪些“需要”需要变革、这种变革如何可能呢?按照《乌托邦的终结》中的思路分析。马尔库塞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对于自由的需要,真正的自由才不再基于和受限于匮乏以及异化劳动的必然性。而在发达工业国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自由的需要,是不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必须的需要;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的“自由”已经变成了奴役,个人在他们自己的虚假的需要中不断地复制压抑性社会。在现阶段正是这种虚假需要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从量变到新的自由社会的质变。但是,人类需要的变革具有历史性质,是历史地决定的,它们“与那些带有压抑性的需要的连续性的决裂、跳跃到一个质上不同的社会,不光是一个创造,而且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一部分”^[6](P.65)。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使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成为可能,首先就在于统治的技术的采用反而破坏了统治的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物质生产越来越依赖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相应减少;体力劳动者越来越被技术工人、科学家、工程师等代替。这预示着异化劳动消除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仅仅呈现为一种趋向,但这种趋向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存在。如果资本主义并没有成功地利用这些生产力及其重组的新的可能性,那么劳动生产力将降到利润率所要求的水平之下;如果资本主义注意到了这个(利润率的)要求并继续进行自动控制,它就会碰到自身的内在局限;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存在,剩余价值的源泉将缩小。总之,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功能将日趋萎缩。

新的需要,作为现有需要的决定性否定、现有统治体系和它的价值基础的否定而出现。而且它也不是简单的仅仅以个人的形式出现。它同时也以社会生产力的形式而出现,它可以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目标,促使生产力向真正有利于人类自由的方向发展。在社会生产力形式中,这些新的需要将使人类的生活世界的技术重组(技术的人道化利用)成为可能;新的人类关系,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仅仅只有在这样一个重组的世界里才有可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样一种重构将意味着资本

主义工业化和商业化恐怖的废除。当然,这种废除并不意味着马尔库塞幼稚地提倡卢梭式的浪漫技术观,他坚定地反对的只是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他坚定地说:“我相信技术和工业化潜在的解放的祝福将只有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技术被废除之后才开始成为真实和可预见的”(第 68 页)。马尔库塞认为,随着人们的新的需要的形成,当我们探寻一个表明社会主义具有质的差异的概念时,审美——爱欲的维度几乎是一个当然的维度。在这里审美被理解它的原始含义,即作为感官的感性形式和人类生活具体世界的形式;它同时也就规划了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以及工作和游戏的融合,即技术变成了艺术,工作变成了游戏。

马尔库塞在文章的末尾指出: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从科学到乌托邦的道路设计,根本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极乌托邦,而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否定和反对(第 69 页)。这作为一种可能性,无疑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再生产压抑和异化,这种否定就是人类必须直面的课题。舍此之外别无他途。那么,谁可以充当对于资本主义进行坚决否定的力量和主体呢?

三

关于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问题,马尔库塞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状态。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工人阶级至少在现阶段已经不再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因为:(1)依靠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用“法术”呼唤出极大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出大量的消费品,既满足了资本家的需要和愿望同时也满足了工人的需要和愿望,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大为改善。“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渐同化了。工人阶级丧失了革命的对象和目标。(2)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过程中自动化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工人的劳动条件大为改善,使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已经不再是“负重的牛马”,而是被结合进了“被管理的民众的技术共同体中”,享受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机器及其附属物的怨恨逐渐稀少,原有的尖锐的阶级矛盾逐渐缓解乃至消除。从而使他们丧失了他们前辈具有的革命冲动。(3)与上面二者相联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结构和职业分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白领”工人取代“蓝领”工人成了工人阶级的主体。由于他们在发达工业社会里的地位的“提升”,工人阶级的否定立场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现为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斗争。工人阶级从而丧失了革命的意识 and 愿望。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工人阶级已经是它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已经和资产阶级握手言欢。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内部,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第 216 页);后来,他又把这副重担放在了“新左派”的肩上,赋予他们(同列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有明显的区别)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重任。马尔库塞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主体只能在发达工业社会以外去寻找,他们就是第三世界的无产者。第三世界的无产者之所以是革命的最重要的力量,就在于:(1)这些革命者遭受着本国统治阶级的压迫,政治上没有自由,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他们只有摆脱这种阶级压迫才可能获得解放。而且,在这些国家内部,由于资本主义比较优势的丧失,使得第三世界的革命阶级的激进解放运动可能获得成功。(2)除了对付本国统治阶级以外,他们还必须摆脱外部宗主国的压迫和剥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有利地位,向全世界行销他们生产的商品。这样做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使发达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从超额利润、从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从军火和政府的巨额津贴中分的一定好处,从而钝化了发达工业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第 84 页);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将危机和剥削转嫁给广大的第三世界人民,使得他们的境况雪上加霜,因此也生产了第三世界无产者的仇恨。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达到了无耻的地步:“世界上最富强先进的国家把它的技术优势所具有的破坏力施加到世界上最贫弱可怜的国家身上”时,“那些道德家可以公开夸耀犯罪

是‘我们民族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而不受到众人的嘲笑”^[3](第15页)。然而,受压迫者不可能无限制的忍受下去,他们必将起来反抗。

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马尔库塞对革命主体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对《单向度的人》中的某些观点做了修正,也批评了“新左派”的某些观点。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必须是需要和本能结构得到质的改变的新人,从策略上就是塑造人的审美需求,使之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因为物质需要已经能够得到满足)。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种新型的人,但这种新人又必须从旧的世界中产生出来,那么这种新人如何挣脱资本主义铁幕一样的“单向度”困境将自己塑造成新人呢?这一点也构成了马尔库塞革命主体理论在自身的框架内无法解决的困境。马尔库塞的“乌托邦的终结”的本意是要祛除将社会主义看成乌托邦的种种思想和观念,可是他的社会主义理论由于革命主体的付诸阙如,反而又重新堕入了消极乌托邦的陷阱。

四

如何评价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理论?这里首先就有一个方法论原则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弄清楚马尔库塞同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同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将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理论放在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总体发展之中去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才有可能作出准确的评价。

众所周知,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使得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尔库塞并没有公开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事实上,他对人的本能因素等心理因素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他认为,马克思以后的以正统自居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种种“危机”,主要有两个方面危机:第一,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危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加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产生了垄断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统治变得更加“有力”和“有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面前,马尔库塞亲眼目睹了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不仅不利用机会发动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反而叛变革命,转而为资产阶级服务。这迫使他重新思考革命的主体和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第二个“危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在马尔库塞看来,192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没有跟上当代资本主义哲学和文化的最新趋势;没有正确回应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严峻挑战。当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首要关注的是经济和政治,尤其是注重生产力。而不再是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质上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形态的社会。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也被忽略了。“事实上,哲学唯物主义、经济还原论以及历史决定论铭刻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形式之中,它们还被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运动制度化了”^[8](172)。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还缺乏有关个人的充分的概念。

因此,马尔库塞认为,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正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马克思中后期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科学成分;而他强调的是,青年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本主义成分。这种考察自1928年发表《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一直绵延到1979年的《审美之维》。由于课题的艰巨性,马尔库塞不得不从众多的思想家和学派中吸取“有用”成分。由此可见,马尔库塞走的道路是:结合时代变迁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并将新的理论材料用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探索的精神并没有错,问题是马尔库塞的“发展”和“补充”本身所引发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第一,马尔库塞反对把社会主义概念等同于不可实现的消极乌托邦,将社会主义概念改造成种种可以兑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马尔库塞看来应该是一个“美的世界”、“古今恋人们的世界”、异化消除的世界,即“审美社会主义”。但是,马尔库塞却不探讨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社会组织形式等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实际上,社会主义一百多年来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所有制问题是根本回避不了的问题,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的否定的社会主义只能采取公有制。完全可以说,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马尔库塞回避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这个关键问

题,强调人的本能需要的变革,仅仅因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存在种种弊端就对所有制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这种回避所有制问题的理论探讨,是不正确的。所以,在他那里,社会主义最终还是滑入了他所反对的乌托邦的深渊。

第二,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马尔库塞提倡“总体革命”,就是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以及人的本能革命等形式在内的革命。马尔库塞特别强调由人的需要的变革所引起的本能革命,反复强调艺术和审美的“革命”作用,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了非物质力量,尤其是个体的意识和潜意识力量以及它们的政治功能。马尔库塞的这种革命战略是有悖于实际的,怎样能够让贪婪的资本家们相信并实践:审美比利润更重要、社会公正比剥削和压迫更“人道”呢?马尔库塞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早期名言: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进行摧毁。

第三,马尔库塞不再将无产阶级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造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缺位。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就如同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却没有王子一样。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很发达,但资本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改善,中产阶级有了一定的增加,但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工人阶级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连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看到了马尔库塞的这一困境,例如 R.J 伯恩斯坦指出:“如果拒绝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角色概念或者对它表示怀疑,但仍然确信批判理论的基本任务是发现能够导致激进变革的否定性形式,那么问题是:到哪里去发现这个运动和否定性呢”(P.16)?

五

有价值的理论总是要对时代的发展作出自己的回应,我们对它的理解与运用也总是要与时俱进的。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的全面压抑感触十分深刻。迫使他去探讨社会主义的新内涵。应该他的说这种探索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资本、技术、知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许多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的明天。因此,中国不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熟视无睹。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无借鉴意义。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对孪生兄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大的社会生产力,同时也相伴产生了“金钱拜物教”、“货币拜物教”,永久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现在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说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但是,一些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负面因素正在腐蚀着我们国人的心灵。造成了人民深恶痛绝的种种丑恶现象。像这样一些丑恶现象,仅仅靠搞经济建设是不可能得到根除的。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也重视研究人民需要的质与量、人民人文素质的培育,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以避免马克思所批判的“物的世界增殖的同时却是人的世界的贬值”呢?

第二,马尔库塞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当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如何来满足人们的更高层次的需要,以超越资本主义式的狭隘的、利己的、自私的、物质需要奴隶的“理性人”这样一个重要课题。众所周知,当代世界经济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不是发展),刺激消费往往成为各国政府的不二法宝。这样一种消费导向的经济模式,往往以微观经济主体(诸如企业)的理性的名义掩盖了宏观经济的非理性,因为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刺激消费,而不问这种消费是否合理,是否必需。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大量地制造人们的“虚假需要”就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日常功课。为解决这个问题,马尔库塞开出的药方是积极培育人们的“审美”情趣,在科技理性大行其道和急功近利的今天,马尔库塞等带有浪漫主义理想色彩的思想家犹如不再时兴的古董。然而他们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过时。

第三,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尔库塞就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冲击。现在看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够敏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许多曾经是资本主义专利的结构性变化也在我国出现。例如我国的阶级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无产阶级的阶级内涵可能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生活的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给无产阶级提出了如何保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地位和先进性这样一个问题。

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可能不带有这样那样的理论偏见,关键是我们如何从他们的思想资源中发掘出真理。马尔库塞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社会主义做了一个“从科学到乌托邦”的倒转,这并非是哗众取宠,只要我们摆脱了唯科学主义的盲目,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有价值成份。

[参 考 文 献]

- [1] [美] 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李小兵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2] [美] 麦基. 思想家[M]. 周穗明, 翁寒松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 [3] [美] 马尔库塞. 反革命与造反[M]. 任立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4] KEARNEY, Richard. Dialogue with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inker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 [5] MARCUSE, H. The End of Utopia, in Five Lecture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 [6] MARCUSE, H. An Essay on Liberation[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 [7] [美]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张 峰, 吕世平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8] Robert Pippin, Andrew Feenberg, Charles P. Webel & Contributors; Marcuse, Critical Theory & the Promise of Utopia[M]. Massachusetts: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1988.

(责任编辑 严 真)

Marcuse's Socialism: From Science to Utopia

——On Marcuse's Theory of Socialism

ZHOU Jin-hua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OU Jin-hua (1968-),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Western Marxism.

Abstract: Socialism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 with which Marcuse concern. But the focus of his socialism conception changes from tradi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al area to intrinsic psychological and conscious area. He thinks that at present age,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utopia is't synonym of the "imaginary which can't be realized" anymore, the road to socialism is also not from utopia to science, but from science to utopia. Because lack of realistic subject, Marcuse's socialism fall into real utopia. However, there some useful factors in Marcuse's theory of socialism which should be absorbed and warned.

Key words: socialism; science; utopia